

【浮生】

## 春香

□周稀银

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回家，客厅开了空调，也架不住在厨房里做饭浑身汗津津的。手机突然响起，一看是大姐的名字，接通就听见她爽朗的声音：“二弟，你在家吗？给你们送点菜。”“外面天太热，别跑了吧……”“我这就出发啦！”不等我回话，她已挂断电话。

约摸三四十分钟，虚掩的大门一响，大姐双手提着鼓鼓囊囊的菜袋进了门。我赶紧迎上去想接，她却利落地把袋子放在餐厅地上，一边打开一边念叨：“这是秋葵，烫着、炒着都好吃。”我看着像藏羚羊角般的秋葵，伸手一摸，居然凉凉的。“茄子、黄瓜、苋菜、豇豆……都是今早刚摘的。”她拿起我削好的桃子咬了一口，眼角的笑纹里盛着得意，“我这菜啊，从来不打药，现在吃正嫩，够你们吃一个多星期了。”前几天她就说要送菜，被我以天热为由拦了回去，这下终究还是没挡住。

我们姊妹兄弟五人，大姐是最早走出家门上班的。记忆里最鲜活的画面，是我六岁那年，大姐要去乡机电站上班，我追着要她带我去三灶街。她骑一辆26寸无大杠自行车，我兴冲冲往车后座一跃，没承想坐翻了过去，大姐眼疾手快，单臂把我拎起来，稳稳放在后座上，但我的额头还是被划了道血印。几年后的一天，得知大姐遭遇车祸，爸妈火急火燎地去了医院。听母亲回来，大姐被大卡车撞出去老远，被抢救两天一夜，硬是挺过来了。而那辆“驮”过我若干次的自行车，被撞废了……

后来，大姐离开机电站，先后干过工厂会计、村民小组长、酒店收银员……如今，年近七十的她，除了隔段时间去扬州照料孙女，便在家里歇着——说是歇着，自家屋前屋后的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兄弟姐妹谁家有事，她总是第一个主动过问。从我找对象到结婚，再到生儿子，直至如今“奔六”，一路都有她无微不至的帮衬，甚至我儿子的工作和婚事，都成了她“操不完的心”。

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，她对弟弟妹妹的呵护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外祖母在台城陆家滩去世时，父母一早只带着8岁的哥哥骑车赶去，走前嘱咐大姐在家带好姊妹，哪知大姐却“脑洞大开”，居然要带我们几个进城。她背着两岁的我，引导着二姐，手拉着三姐，沿着乡间曲曲弯弯的小道，抄近

路跨过无数个田埂小沟，走走歇歇，整整七个多小时，从上午9点走到下午4点才“摸”到陆家滩，十多公里的路程，又没带干粮，渴了就带着我们在小河边用手捧水喝……如今说起这事，她总是轻描淡写，可我知道，那时也不过十一二岁的她，该有多胆大心细啊！这样的“组团进城”，搞得父母见面时都被吓了一大跳，他们根本想不到留在家里的四个小孩，竟然齐刷刷地跑来给外婆磕头送别。

大姐写得一手好楷字，是多年做工厂会计、村组干部练出来的；读高中时，她是大队文艺宣传队出了名的“大眼睛酒窝姑娘”，唱歌、跳舞样样出彩；当会计时，更是全乡的珠算和记账能手。可是，不断变换工作，成家、养儿育女，再加上时时牵挂娘家，当年那个有才华又有颜值的姑娘，眼角添了皱纹，双手结了厚茧，却又因勤劳、热心和大度，总是把家里家外打理得妥妥帖帖。她的日子不算宽裕，可只要菜园里有新鲜收成，总想着分些给弟弟妹妹，大包小包从不落空，哪家有个喜事、烦事，她总是主动帮工出力。

我们兄弟姐妹间有个特别的习惯，当面从不称呼兄、姐，都直呼名字，我喊她“春香”，她偶尔喊我“二弟”，大多是连名带姓叫我。这声“春香”喊了五十多年，倒比“大姐”更显亲近。其实她本名不叫春香。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西宁市，父亲那会儿自部队转业，在青海省水利厅工作，给她起名“丽宁”，取“美丽的西宁”之意。后来她被暂时送回乡下老家让祖母照顾，有了个小名“春香”，被长辈乡邻们反复叫着，原名反倒成了别名，“丽宁”后来成了大姐的微信昵称。

前些日子我生病住院，出院那天，还在回去的高铁上，便接到大姐电话：“我已经到你家了，屋子通风了，水烧好了，饭也快熟了。”她还等在我们小区大门口，接过我们的行李物件。我休养期间，她听说农家草鸡补身体，特意去乡下“逮”了几只，宰杀干净，或连夜或一早送来，进门时额头还挂着汗珠。这辈子我记不清给过她什么，却清清楚楚记得她给我的一切：不计得失的帮衬，无时无刻的牵挂，就连我发个视频、发篇文章，她都是第一个点赞、转发的人。大姐对弟妹的爱，就像永动机，从来没有停歇的时候……

(作者为盐城市杂文学会副会长)

【读心】

## 聆听青春的潮汐

□明前茶

如果是三年前，恐怕连朋友本人都难以设想，在58岁这年，她会迷上演唱会。一位常年在手术台与病区轮转，在诊室与实验室流连的主任医师，带着博士生，管着十几个手术病人，为何会突然迷恋老牌歌手们的演唱会，坐着高铁四处追看呢？作为脑外科医生，朋友幽默地说：可能是我右侧大脑中的颞上回和颞横回在失去灿烂的活力之前，有一次任性的爆发，这些区域共同构成的“音乐回路”，在儿子远走高飞之后，有了明显的加强，就像18岁刚读医学院时一样。

“再不听歌就老了。”可能不只朋友一个人这样想。每次，周边城市有高质量的演唱会，朋友圈里的中年人总会汇成小股的“听歌大军”，这导致我的朋友抢票的难度直线上升。好几次，她卡着点爬上附近的小山坡，力求捕捉到好一点的信号，却被抢票的人堵得进不了页面。还好，有几次是儿子在另一座城市帮她抢到的。儿子的公司在46层，在抢票之前10分钟，他爬到52层的天台上，在呼呼的风声中，以百米冲刺的手速抢到了票。在那一刻，他的心咚咚直跳，他对老妈说：“就好像在拍《无间道》那么紧张，手心都出了一把汗。”

抢到票是第一步。在演唱会开场之前，毫无经验的朋友要请教儿子的事还有很多：要不要买荧光棒，要不要买灯牌？需要提前去KTV练歌吗？传说中某位歌手的演唱会上歌迷都在放声歌唱，让歌手本人插不上嘴，是不是真的？要穿成什么样，才不会被周围的年轻人一眼看出“这里混进一个上一辈的老阿姨”呢？对于最后一个问题，儿子笑着宽慰道：“老妈，你去了就知道，你这个年纪的歌迷并不少。”

头一次，在前往演唱会所在城市的高铁上，朋友回忆了她的前半生，从她决定去读医学院的那一刻起，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围绕病人：她的手机24小时开机；她的朋友圈有数千人，不是同行，就是患者与家属；她每年研读的英文医学专著，垒起来很厚；她习惯性地

在值班室和衣而卧，听到病人按铃，从床上冲到病房的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……责任就像不绝的流水，而她的个人生活就像被这流水环绕的一座孤岛，始终缄默荒置。而今，在职业生涯的高峰与尾声，她突然发现，这座荒岛开花了，那些年轻时萦绕心头的歌，像无数竞放的花朵，映亮了 she 不再年轻的面庞。

那些资深歌手也老了。林忆莲依旧迷人，高音的转折听着不像年轻时那样轻松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人到中年，她的音乐风格愈加多样化，更突出了一种“自我的咏叹”，个性分明，让人心有戚戚焉；伍佰的顶发稀疏，卖力歌唱时，演出服的领口都被汗水濡湿了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他苍凉的转音，迷人的吟唱，比年轻时更有力道，这是一位极为念旧的歌手，乐队成员与放在舞台上的电风扇都已经跟了他二三十年，是兄弟姐妹一般的存在；张学友的身材管理依旧出色，然而“歌神”毕竟已经64岁，整场演唱会中快歌劲舞的比例明显下降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朋友的口味也改了，她觉得，慢歌更能唱出人生此起彼伏的偶遇与分别，唱出那种不舍与放手的纵深度，唱出人生的悲欣交集，而这些，年轻时的学友很难表现得像如今这么完美吧。

怎样形容一位阅历丰富的脑外科医生，在58岁这一年的听歌感触呢？那恐怕像一壶青春的酒。此时此刻，她唱哑了嗓子，出透了汗，她与比自家儿子还小的年轻听众一起，在歌手的“安可”（返场加唱）环节，与大家一同打开手机的电筒，随着音乐节奏挥舞。这一刻，她眼含热泪，意识到青春已像海上的月亮那么远，只留下属于回忆的粼粼波光。但她心中并无多少遗憾，因为她听见月亮正在引动潮汐，而潮汐就在脚下澎湃，它推送着每一朵浪花从远处归来，令她恍然觉知：这条从无限远伸展到脚下的光明之路，在每一个浪头上闪亮，随时可以驱散属于中年的阴霾。

(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)

【真情】

## 母爱的代言

□薄本玉

母亲养了一辈子鸡，却从来没舍得吃一只，不是给儿女分了，就是卖了换钱了。

别说吃鸡，就是鸡蛋，也是分给儿女或者卖钱，自己再买普通的鸡蛋吃。在本该享清福的年纪，这种坚持似乎有些“固执”，劝也不管用，后来我们干脆“习惯”接受这种特殊的优待。于是，每次回家，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情景：母亲把一盆盆自己攒下的或白皮或绿皮、大小不一的笨鸡蛋，分装给我和弟弟；而那一小筐普通的清一色的大红鸡蛋，是他们从集市买来，自己吃的普通鸡蛋。

每次回家之前，母亲总是在电话里絮叨，说我们回去一趟不容易，一定要多杀几只鸡。过几天又开始絮叨，有一只母鸡本来不怎么下蛋，最近又开始下了，杀还是不杀？有只大公鸡太捣蛋了，老是欺负别的鸡，不行就杀了它，留一只打鸣就行了……有坐月子的又来定鸡蛋了，你们再不回来就攒不住了……

在母亲的日常里，照顾这些鸡，似乎是她的全部。而评判鸡招不招待见，也全看它们下不下蛋。

母亲养鸡是极其尽心尽力的，大概是因为养鸡的初心是为儿女吧。每天采了时令野菜，摘掉黄叶，洗净、剁碎，拌进玉米面里，给鸡喝的水都是凉开水，下蛋的窝都是房瓦隔开的单间……

在都市里忙碌着的我们，每天上班、下班，连吃顿饭都常常是凑合，倒不如母亲的鸡，能被母亲那样细致地喂养与照顾。这种比喻虽有点随意，但正如母亲的初心，她养笨鸡就是为了子女，每当看见这些鸡，她就想到了自己的子女儿孙们。

笨鸡并不稀缺，笨鸡蛋也不少见，但像母亲这样，喂野菜和玉米面、喝凉开水、住单间的养法，实在是难找。而坚持把每一只鸡、每一枚蛋都留给子女，自己从未舍得入口，这种“固执”也实在是难找。也许是因为，对年过古稀的母亲来说，这是她唯一能表达对子女的爱的方式吧？

母亲养的笨鸡，无论是鸡肉还是鸡蛋，吃起来和普通的鸡、鸡蛋到底有多不同？我不敢妄下定论。只是入口的每一块鸡肉、每一枚鸡蛋，都是这世界上最伟大、最无私的母爱的代言。